

明末清初小说

醒风流

春风文艺出版社

2.4



12424

81

明末清初小说选刊

醒 风 流

霍市道人 编次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国 风 流

于文藻 校点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南京街8段1里2号)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沈 阳 市 第 二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140,000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7 1/2

1981年7月第1版

198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4,000

责任编辑: 林 辰 责任校对: 唐惠凡

封面设计: 马寄萍

统一书号: 10158·786

定价: 1.00元

本书出版说明

原书内文题“宦市道人编次”，半页九行，行二十字，白口，无格，单边。封面栏上镌“绣像”二字，实无绣像。右行上题“宦市主人新编”，下镌“二集嗣出”，不详二集为何书。中行大字“醒风流”。左行一段小字：“道义之书难明，淫艳之词有损，取其易明而有益者，此小说之所由作也。阅者分明听一段白话，借彼诫此，实在于是。然则非徒悦目，亦足正心术，识者毋等作稗乘野史观也。”

此书文字稚拙，内容不涉淫秽；虽以“风流”标其名，实作意于一个“醒”字。作者崇尚程朱理学，鼓吹封建名教，其局限性明显。但作者倡导著小说以正心术，提倡作家创作动机与作品社会效果的一致性，重视作家自身的言行合一的品格修养，反对贾利争奇的观点，以及作品欣赏论等，就小说理论范畴而言，是值得注意的。

总览全书，受前人作品影响较为明显。其对男女主人公的描写，类于《好逑传》；对三个忠直朝臣的表述，则仿之《玉娇梨》。书中多引著名诗词，但既不注明，又个别有所篡改，甚而词牌易名，如李煜的《浪淘沙》范仲淹的《苏幕遮》等，易于识别，未作校改；其余悉依校点凡例。有关著作年代等事，附录署名文章于后，以供参考。

春风文艺出版社

《明末清初小说选刊》校点凡例

一、以大连图书馆收藏的孤本、善本明末清初小说为基础，兼采其他图书馆所收藏之孤本、善本明末清初小说，选取国内尚未出版过的或虽曾出版但版本不同者，补其刊遗，有计划、有选择地校点出版。出版这套丛书之目的在于填补明末清初小说出版工作的空白，也为了保存那些岌岌可危的孤本、善本小说。

所谓明末清初，其断限实指从《金瓶梅》到《红楼梦》期间（难以确断其创作年代者，亦可略前略后）。

二、出版这套丛书时，原计划“选择一些内容健康的或者有益无害的供应读者阅读”。因此，第一辑十种所附之“《明末清初小说选刊》例言”中说：“这套丛书，分校点本、整理本、删节本三种”。后因统一规划，只出版校点本供学术研究和保存，一律不出版整理本和删节本（第一辑十种亦同此）。

三、校点工作范围是：分段、断句、补脱、改讹、删衍；并将繁体字改为简化字，异体字改为常用字。

四、（1）按情节分段，诗词另行，对话不每句另行；（2）使用现代标点断句时，取简化形式。不用地名、人名专用符号及删节号和破折号；书名号用《 》；（3）尽量

少用感叹号和分号；非问答之一般疑问句尽量不用问号；

(4) 常见之并列词不用隔点，如“唐宋元明清”、“日月星辰”、“君臣父子”、“唐宗宋祖”之类。

五、校点孤本、善本力求保存原貌。(1) 目次与回目不统一者，不作统一处理；(2) 有些字，无需改动，如：“他”字用于女性或事物时不改为“她”字、“它”字；联结形容词和动词之“的”字不改为“地”字；语助词的“罢”字、“么”字不改为“吧”字、“吗”字；疑问句之“甚么”的“甚”字不改为“什”字，“那里”的“那”字不改为“哪”字；“分付”不改为“吩咐”……等等；(3) 凡补入明显可辨之脱漏字均用〔 〕标明；(4) 必要的删节，在〔 〕中注明字数；(5) 原书缺字、缺页在()中注明字数；(6) 删掉之衍字、衍文迳改不另注明；(7) 难以辨识的字、句(五字以内者)以一□代一字；(8) 怀疑原书之错讹，如无确切依据，宁存疑而不轻易改动；(9) 私讳迳改，凡可佐证刊刻年代之讳字不改(缺笔亦同)。

六、对校时，(1) 凡底本有而他本无者，不必校出，不写入校注(必要时校点者可附以另文)；(2) 凡底本无而他本有之异文，补入后应作校注；(3) 依他本补、改处，按全书校记统一编号，分别附于书后“校记”中，迳改者只用〔 〕标明，不写入校点。

七、(1) 原书中之评、眉批、旁批、夹注一般皆删，其有价值者可附录于书后；(2) 词牌曲牌名前之“右调”，横排时不改；(3) 原书序、叙、跋仍按原次序排列；

(4)原书回目前的署题皆删，另作说明。

八、将繁体字改为简化字只是由于印刷厂无繁体字而不得不改。因此，改用简化字时应注意是否发生歧意，如：後—后、餘—余、徵—征、於—于……等等，可能发生歧意时则不改。

九、这套丛书一律不写序言，如校点者认为需要，可本着文责自负原则附以“校后记”，也可附以有关资料。

十、这套丛书每十种为一辑。

序

夫书所以记事，而美恶悉载者，使后人知所从违。故十五国风，孔子不删郑卫，盖有以也。每见读释道之书者，以多诵为功；敲鱼击磬，端坐正视，则便为至诚妙道。问所诵于义云何？茫如也。昔老僧云：“诵经不解义，犹如蚊虫叮木，木不知疼，蚊不知味。”由是观之，诵且无益，多亦何为！读儒书者，以口滑熟记为功，剿袭称博，摭拾成文，引获功名，便为效验。

余少时，得忠孝节义文数篇，喜而读之。凡三易书，秘之笥篋，爱如珠玉，因其文重其人。越二十载，而时移事变，其人行与文违殆不可说。余乃取其文，尽行涂抹，唾而骂之，灭之丙火。嗟乎！善读书者，盖在文字乎哉？天下之人品，本乎心术，心术不能自正，藉书以正之。天下之人不能尽有暇于书也，仁人君子忧之。忧之而思，所以旁喻曲说，俾得随意便览，庶几有益焉。于是乎有小说之作。然则作者之初心，亦良苦矣，善矣。而其弊在于凭空捏造，变幻淫艳，贾利争奇，而不知反为引导入邪之饵。世之翻阅者日众，而捻管者之罪孽日深，何不思之甚也。

壬子夏，与二三同志，啸傲北窗，追古论今，淑慝贞奸，宛在目前。笑愚蒙之昧昧，羡聪达之惺惺，于是摘所详忆一事，迅笔直书，以为前鉴。盖以天下臣不思忠，子不思孝，贪货赂而忘仁，慕冷容而用计，种种越分妄求

者，授以一服清凉散也，而惟于色为甚。许允之之不嫌丑妇，盛德可师；郭元振之适牵红线，天缘非偶。醒斯理也，可以随遇而安。且问夫月下老人，所检何书，而乃贸贸以求耶。录凡二十回，旨有所归，不暇计其词句之工拙也。既成，质之同志。同志曰：“是编也。当作正心论读。世之逞风流者，观此必惕然警醒，归于老成，其功不小。”因遂以名而授之梓。虽然，从来以善道教人者，劝文诫语，刊刻行世，累至千百，鲜有寓目。即寓目而未必微心，或粘壁而尘封，或抹几而狼藉，殊负美意，良可叹息。阅是编者，幸少加意焉。

宦市道人 題

目 录

第 一 回	小书生读书豪饮	老奸臣闯席成仇.....	1
第 二 回	遭诬陷避祸全身	触权奸尽忠报国.....	10
第 三 回	义埋金愤志读书	悲荡产呼号惊宦.....	19
第 四 回	假姓名捐躯救主	代缲继遇侠全生.....	27
第 五 回	哭穷途遁迹灌园	得乐地权时作仆.....	33
第 六 回	询根由隐情直诉	避嫌疑着意严防.....	42
第 七 回	玄墓山看梅了悟	乐乐园失主归人.....	51
第 八 回	招商店报名吃惊	缉捕衙获犯逢奇.....	60
第 九 回	真梅干公堂不认	假潘安荒冢受辱.....	70
第 十 回	借解难一心撮合	硬主婚着意谋财.....	81
第十一回	收异士月下谈心	娶美人灯前识认.....	93
第十二回	巧姻缘李代桃僵	空算计人谋天夺.....	105
第十三回	婚姻事公堂大闹	圣旨到府县吃惊.....	117
第十四回	洗嫌隙行色恹恹	逃虎穴错认缉获.....	129
第十五回	冯畏天恶报闹公堂	赵公子名成不二色	
			 140

第十六回	冯小姐男扮献奇策 赵汝愚志烈缝沙场	149
第十七回	书生平寇一世奇功 女子荣亲千秋佳话	160
第十八回	女学士荣归惊叔 新媳妇写书教翁	171
第十九回	土中金永留布施 意中人巧合成婚	182
第二十回	收宝剑天缘成就 再花烛钦赐团圆	193
附录	关于《醒风流传奇》	203

第 一 回

小书生读书豪饮 老奸臣闯席成仇

诗曰，
男儿少小教须严，
莫逞风流听自然。
白玉方为席上宝，
名花不向道旁妍。
行奸历历神书录，
戒色昭昭天榜传。
守得坚贞松柏志，
风霜凜冽不知寒。

这首诗，是名人所作。大概说，从来才子佳人配合，是千古风流美事。正不知这句话，自古到今，坏了多少士人女子。你看，端方的士人，贞洁的女子，千古仅见，却是为何？只因人家子弟，到十六七岁时节，诗文将成篇，竟自恃有子建之才。人品略觉不俗，便自恃有潘安之貌。却不专读圣经贤传，兼喜看淫词艳曲，打动欲心。遇着妇女，便行奸卖俏，递眼传情，思量配合个佳人，做个风流才子，方为快心。弄出许多伤风败俗的事来，以致德行大伤，功名不就，岂不可惜。人家女子，到七、八岁

时，父母教他读《孝经》、《小学》、《烈女传》等书，指望他知书明礼，能写能算，日后主掌中〔馈〕，做个敬备四德的淑女。有一种聪明乖巧的女子，读了几年书，把针指女工倒抛在半边，喜欢去寻闲书观看。到十五六岁，情窦已开，妆台奁和，月下传吟，自道是个当今才女，见了俊俏书生，便动了怜香惜玉的念头，不管纲常伦理，做出风流事来，玷辱门风，反不如裙布钗荆万倍。那裙布钗荆，听凭父母配个贫夫俗子，他先看夫妻是前缘分定，苦乐自甘，倒有贞烈自许，做出惊天动地主持名教的事来。所以说才子佳人配合这句话，坏士人女子的脚根。如今待在下说一个忠烈的才子，奇侠的佳人，使人猛醒风流中大有关系于伦理的故事。正是：

偶探青史吊千秋，

是是非非莫细求。

达者妄谈皆可喜，

闲来说梦亦消愁。

言关古道听偏倦，

语出齐东说恐休。

欲问闲情破岑寂，

此书堪与寓双眸。

话说宋朝庆元年间，浙江嘉兴府秀水县，有个公子，姓梅名干，表字傲雪。论其相貌，生得丰姿俊秀，宛如一个美人，然温中带厉，令人可亲而不狎。论其品行，激烈慷慨，好像个侠士，然刚柔相济，遇事能屈而又能伸。他

平日最恨的是诗朋酒友，群居谈笑。所以巨卿富宦，稍或不端，便不相往来。即来亦闭门不纳，恐污了他一般，犹如伯夷之清。却又作怪，若是遇着义侠之流，就是他出身卑贱，便结为知己，又如柳下惠之和。更有一节好处，财色二字，操守更严，德怨相加，报施不爽。他的父亲讳醴，表字挺庵，官居国子祭酒。为人忠烈，不趋权势。家园淡泊，惟有薄田百亩，城外茅舍一所。因夫人邢氏早亡，无人掌管，见公子年纪虽小，且自聪达，所以留主家事，梅挺庵在朝中。公子年已十六，尚未配亲，公子也不放在心上，每日只是闭户读书。贴身伏侍的童子，叫徐魁。每夕唤他取一壶酒，执壶侍立，自己把书来做了下酒之物。读到君臣会合得意处，该奉贺一杯，徐魁斟上，饮了又读。读到奸臣弄权愤怒处，该罚一杯，徐魁斟上，饮了又读。徐魁见主人如此读书豪饮，便彻夜侍立，毫无倦怠。一晚间，徐魁问道：“相公，书上都是古来臣事君的好歹，载来传与后世扬名遗姓。假如奴仆辈，在主人面上，有好有不好，也载着么？”公子道：“不好的不可说，好的尽有。国有君臣，家有主仆，一样的道理。当初有个李善，是为幼主掌家财的。还有个马义，因主人负冤，去击登闻鼓，蹈钉板，感动天庭，长夜不晓，冤始得白，后人传诵为未央天。总之，不论上下人等，做得个不朽之事，便是传名不朽的。”正是：

我望前人为古人，

后人又以我为古。

一夕，梅公子读到淮阴侯传，不觉抚几长叹道：“古之所谓豪杰，必有过人处。大凡不能下人，匹夫之志也。不能忍袴下之辱，焉得有汉将之荣。”徐魁执壶在旁，听见主人把韩信赞叹，说道：“相公，这节事小人听过说唱的几遍，最耳熟的，该贺三大杯。”公子道：“你且说怎么该吃三杯？”徐魁道：“韩信能忍袴下之辱，正是他过人处，该吃一杯。后来筑坛拜将，为汉王创莫大之业，又该吃一杯。以千金报漂母之恩，难道不该一杯。”公子道：“说得好！”那徐魁便上酒。公子连饮而尽，道：“我今夜相对这样英雄，难道我默默里吃闷酒。”随口朗吟道：

汉代多英雄，
淮阴独绝伦。
刘项争逐鹿，
功成在一人。
嗟哉袴下时，
所以善屈伸。
衔恩报漂母，
千金何足论。
我亦志慷慨，
踪迹埋风尘。

朗诵一回，殊为得意。徐魁又斟上酒来道：“相公有诗，不可无酒，再饮一杯。”公子欣然饮尽。徐魁道：“相公，处今之世，当怎样方为英雄作事？”梅公子浩叹

道：“处今之世，所为甚难。外有强寇，内有奸雄，是盘根错节之日。总有才干，为了国不能顾家，尽了忠不能保身的。然做臣子的，宁可如此。若一味避祸，难道坐视朝廷大事不成？”徐魁道：“不知老爷近日如何，相公也该去探望探望。”梅公子道：“正是。做官的要忠，为子的要孝。老爷居此险地，我岂放心得下。”一时忧上心来，便恨不得插翅飞到父亲面前。因此，拍案而叹，击落灯花，火已扑灭，和衣而睡，无情无绪，徬徨了一夜。次日早起，即将家事料理，托一家人掌管。收拾行李，备了马匹，徐魁跟随，一路进京去不题。

话说那时，寇盗侵逼，国势衰弱。又奸臣韩侂胄弄权，排斥正士，引用小人。是时朱文公为道学领袖，名重天下。韩侂胄恶之，请旨禁革。君子日退，小人日进，朝廷大权，一归韩侂胄。所以梅挺庵在朝，落落寡合。只有一个吏部尚书赵汝愚，系武林人，为人忠义，耿介不污，与梅挺庵是同年，志同道合，极相契厚，政事之暇，便会以诗酒。赵汝愚有个连襟，姓冯，号乐天，官居刑部尚书，因见时事日非，辞职归林。梅公未免治酒饯行。隔日下了请帖，冯乐天约赵汝愚偕到梅挺庵处。挺庵迎见坐定，冯乐天道：“承年兄雅爱，实不敢当。只因老韩这废物，也就是今日相邀，巴不得辞避他。所以小弟竟同敝襟文，早来到此，年兄幸勿过费。”梅挺庵道：“在此者，只有我辈二三知己，此外竟无人矣。不期年兄又自高致，抚此时艰，殊深〔怅〕惋。”冯乐天道：“弟非避祸苟

全。在弟苦无子嗣，只有一个小女，尚未出阁，弟又年迈力衰，何必久恋于此，以貽人笑。”赵汝愚道：“襟文固是高见，弟非喜处此险地，一时去不得，奈何？”梅挺庵道：“年兄，小弟岂是爱这一顶乌纱帽，恋在此耶。但士各有志，叫小弟让此奸雄弄权，我竟默默而去，这是死也不甘心的。”正说话间，家人排上酒席，三人逊坐饮酒。梅挺庵嫌酒味不佳，唤家人再换来。只见有送书礼的传进，梅挺庵接看，有陶潜归隐画图一卷，名《五柳图》。又有《咏柳》诗二章：

闲闲十亩畏追攀，

好听枝头鸟语蛮。

陶令谿庄涵碧水，

杜陵草木映青山。

当窗瘦影云千顷，

对户柔枝月一湾。

西冷桃花浑似锦，

喜君婀娜伴春还。

二曰：

雪消日弄澹烟明，

乍醉还扶筇别情。

倚坞斜侵青望影，

傍楼低啜小莺声。

迷离雾笼坡公岸，

摇曳颿吹越国城。